



夏天是一个动词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丁展

村上春树曾说：“夏天最让人欢喜。太阳火辣辣照射下来的夏日午后，穿一条短裤，边听摇滚边喝啤酒，简直美到天上去了。”夏天，绝非日历上静止的一页，细细品味，它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动词，在时光的画布上肆意挥洒，绘就一幅热烈而多彩的画卷，触动着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心灵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冲破云层，夏天便开始了它的“舞蹈”。蝉儿在枝头迫不及待地奏响乐章，那此起彼伏的鸣叫声，是夏天在欢唱，用高亢的嗓音宣告它的主宰。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洒而下，给大地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色，树叶被照得发亮，脉络清晰可见，仿佛是夏天在轻抚着它们，催促它们快快生长。

犹记童年的夏日，那是在溪边尽情嬉戏的时光。溪水潺潺流淌，清澈见底，鱼儿在水中欢快地穿梭，似与孩子们捉迷藏。小伙伴们挽起裤脚，踏入清凉的水中，溅起一朵朵晶莹的水花，那是夏天在跳跃，在欢笑，承载着纯真的快乐与无尽的童趣。岸边的垂柳依依，细长的柳枝随风摇曳，轻轻拂过脸颊，宛如夏天温柔的抚摸，撩动着心底的惬意。

于诗人的笔下，夏天更是诗意盎然，灵动不已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杨万里描绘出西湖夏日的盛景，

那无边无际的荷叶与娇艳欲滴的荷花，是夏天在绽放，在舒展，展现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辛弃疾的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描绘出夏夜乡村的热闹与祥和，夏天在这丰收的喜悦和热闹的蛙声里，是生活的富足，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。

夜市里，夏天亦是烟火人间的生动演绎。街边的烧烤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摊主熟练地翻转着烤串，吱吱冒油的肉串在炭火的烘烤下变得金黄酥脆，那是夏天在炙烤，用浓郁的烟火味慰藉着人们的味蕾。冰爽的啤酒在杯中泛起洁白的泡沫，人们碰杯欢笑，畅谈着生活的琐碎与美好，夏天在这热闹的氛围里，是欢聚的喜悦，是情感的交融。

如今，夏天承载着人们对自由与美好的向往。有人踏上旅途，去海边追逐海浪，感受大海的辽阔与包容，夏天在这踏浪的瞬间，是对自由的追逐，是心灵的释放。有人走进山林，探寻大自然的奥秘，聆听鸟儿的歌声，夏天在这静谧的山林间，是心灵的栖息，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夏天，这永不停歇的动词，它以炽热书写激情，用美好装点生活，在成长与感悟间，赋予生命奋进的力量。让我们在每一个夏天，都能拥抱这份热烈，心怀热爱，勇往直前，奔赴充满希望的未来。

街角泉水响叮咚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天胜

寒来暑往，四季交替，在泰和路的街角，总有一番独特景象。在这里，时间似乎只分午夜与非午夜。只要是非午夜，总能见到他们，或站或蹲地守在街角的泉水边。

午夜，困意笼罩着街角，人们纷纷沉入梦乡。红绿灯眨着泛黄的眼睛，早已疲惫不堪，唯有路灯散发着柔和光芒，泉水依旧“哗哗”地在夜色中欢唱，街角更显静谧。

黎明破晓，“嚯嚯……”张大爷拉着手推车，从兴茂小区缓缓走来。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响，叩开了清晨的大门，唤醒了打瞌睡的红绿灯，也吵醒了街角竹林中的画眉。它来不及揉眼，倏然跃起，跟着老人飞过绿灯，停在泉水旁的李子树上，“啾啾”地欢叫，为清晨添了几许灵动。

张大爷熟练地将手推车上的塑胶桶置于泉下，清澈的泉水流进桶内，发出清脆的“叮咚”声。声音悠悠传开，似无形的韵律，飘进了泰和路七号的值班室。值班民警像被这泉水声设定了闹钟，听到声音便翻身起床。他迅速洗漱、着装，动作娴熟利落，随后开上警车前往附近的学校，负责学生安全是他每天的功课。拐过街角时，他看见张大爷拿起笤帚，借着地上的泉水在清扫落叶。地面泥水漫淌，落叶满地。张大爷不紧不慢地扫着，仿佛在清扫岁月的痕迹。扫完后，泥水溅满裤腿，他满不在乎，惬意地抽着烟，看着泉水流入桶中，脸上尽显满足。

“张大爷，早！”“王婆婆，身体可好？”“李哥，又来啦！”……天色渐亮，从不同方向赶来接水的人渐多。招呼声此起彼伏，透着熟络与亲切。大家将桶一字排开，或站或蹲，在街角摆起龙门阵。

“要说这泉水煮粥啊，米粒能开出花来。”张大爷率先开口，一脸陶醉。“是啊，用它熬汤，味道鲜美，营养得很。”王婆婆随声附和，眼中满是认可。“还是现在好，你看泰和路宽阔笔直，出门接水也方便多了。”张大爷接上话。借着他的话，大家回忆起了泉水以前的样子。它从山上沁出，流到路边，村民用锄头刨了个坑，蓄上一小池，方便行人饮用。后来，小路修成了连接新老城区的泰和路，街角的公安局像粒扣子，扣紧了新老城区。那眼泉水破天荒地保留了下来，周边市民不

知从何时起喜欢上了它，纷纷打回来做饭、烧汤。

“烧水泡茶也不错。”李哥说，回忆中透着幸福。他老丈人爱喝茶，很是讲究。相亲时，他从蟠龙山带了老鹰茶当见面礼。女朋友烧了自來水泡茶，老丈人喝了直撇嘴，把他吓坏了，以为亲事要黄。还好他机灵，想到老鹰茶得用山泉水冲泡才入味，赶紧拎了水桶，飞跑到这儿担回一挑。水烧开后冲进杯里，满室茶香。老丈人端起杯子，深吸口气，吹了吹浮沫，浅呷一口，眉头舒展得像朗月。他暗喜，扭头一看，女朋友脸上已开出了映山红。自那以后，每次去老丈人家，他总要挑担泉水去孝敬。

“叮咚……叮咚……”又一只空桶接上了，走的人向仍在接水的人道别，“慢慢接，明天见。”后面的人并不急，他们静静地看着泉水流入桶中，似在欣赏一道恒久之光。大家都知道，不管等多久，总会轮到自己，也不管接多久，终会接满。

泉水“叮咚”，仿佛永不枯竭，可大自然的变化实难预料。有一年，天大旱，泰和公园的竹叶都被晒枯了。那眼泉水也未能幸免，起初流量尚足，后来逐渐变小、变细，最终干涸。接水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，满心期待化作遗憾离去。连晴高温两月后，终于下了一场秋雨。雨过天晴，人们又想起那眼泉水，拎着水桶纷纷赶来。他们惊喜地发现，原本泥泞的泉边已铺上透水砖，泉水两侧用岩石垒筑，地面还放了两排座椅。特别是那眼泉水，已安上了拇指粗的PV管，水流虽小，却潺潺如故，方便接取。

“谁做的好事？”来得最早的张大爷想在泉水边寻找答案，却引来李子树上的画眉“啾啾”地鸣叫，仿佛在说：“是他，是他。”一年轻小伙看着细细的水流，不耐烦地说，“这么细要接到猴年马月，不如把PV管拔了。”大家纷纷制止，“可别拔，细水长流才更久。”

又是深夜，巡逻完的民警返回泰和路七号，泉水边还有人在接水，“叮咚”的声音穿过街角，仿佛一首轻柔的催眠曲。

云海奇观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周廷发

飞机昂首直冲云霄的刹那，大地如潮水般退却，仿佛一匹被风卷走的绸缎。城市缩成方格，河流如遗落的丝线，山脉则化为布帛上渐淡的褶皱。视野渐次模糊，最终皆沉入云海之外。云海，原来正是天空为大地拉上的帷幔，遮蔽了烟火人间，酝酿着一场天地间的大戏。

机身之下，云海无垠。这浩渺的云海，并非一味混沌。薄者轻盈如纱，丝丝缕缕在日光里游弋，被阳光镶上绯红的柔边；厚者洁白如新雪，堆积如山岳，奔腾如江河，又或如万马踏空。日光慷慨倾泻，给银白的云层涂上金辉，云海便瞬间燃烧起来，鎏金熔铁般滚涌不息，斑斓如晚霞般铺陈于天际。偶尔云隙裂开，大地便在脚下豁然洞开：绿洲如翡翠，梯田如大地层叠的指纹，青纱帐如绵延的绿涛。更令人屏息的是高原赤红的脊背，如大地裸露的筋骨，在云影明灭间浮沉，无声诉说着洪荒之力。

机身之上，穹宇澄澈如洗。日光毫无遮拦地泼洒下来，这浩荡的光明，使云层不再是混沌的堆积，而成了光的雕塑与色彩的熔炉。云絮边缘被镶上耀眼的金线，厚密处内蕴着柔和的橘红与淡紫，仿佛有无数透明的魂魄在云朵深处燃烧。天，蓝得纯粹，蓝得深不见底，飞机便在这无垠的蓝与浮动的白之间穿行，如一枚银梭，编织着稍纵即逝的壮丽。

我不由得屏息凝望，手指不自觉地贴在冰凉的舷窗上，仿佛要触摸那流动的光影。这并非我第一次在云端俯仰，

然而每一次，云海的幻变与大地偶然的袒露，都如新生的奇迹般撞击着心灵。多少次，我在这云涛之上，俯瞰过西双版纳雨林那翻涌的、浓得化不开的绿，仿佛大地在此处吸饱了水汽，酣畅淋漓地呼吸；眺望过海南岛外，碧海与长天在极目处相接，渺渺茫茫，分不清是海映着天还是天融着海；西北的黄土高原，沟壑纵横如老人深刻的皱纹，无声地诉说着风沙与时光的雕刻；内蒙古草原在视野里铺展成一张无边的绿毯，令人错觉纵马其上便能抵达天边；更有西藏的茫茫雪域，晶莹冷冽，是大地向天空举起的、最接近永恒的冠冕。每一次俯瞰，都像在阅读一卷无字的天书，每一处风景，都如一枚滚烫的印记，重重烙在记忆的版图上。云海翻腾，裹挟着这些斑斓的印记，也裹挟着旅人的思绪，一同飘荡在万米高空之上。

此刻，机身平稳地航行在这片光的海洋中，一种奇异的寂静笼罩了我。喧嚣的尘世已被彻底隔断在云层之下，云海之上，唯有天光云影共徘徊。这澄澈的境地，使人不由得心游万仞。云海幻化，如历史烟云奔涌眼底——昔年徐霞客筇路蓝缕，芒鞋踏破千山万岭，其视野不过方寸之间；张骞通西域，驼铃摇碎大漠孤烟，所仰望者不过头顶一片苍穹。千载之下，我辈何其幸哉！端坐于万仞之上，以鲲鹏之眼，一日看尽山河表里。云卷云舒间，仿佛时空在折叠，古人的足迹与仰望，与今人的飞跃与俯瞰，在无形的维度上交叠、对话。这云海，不仅是水汽的升腾，竟也如时间之海，浮沉着无数仰望星空、叩问大地的灵魂碎片。

飞机微微倾斜，开始下降。金色的云层渐渐变得厚重，仿佛被巨大的、温暖的绒毯覆盖下来。云朵开始显出清晰的边缘，继而互相粘连、堆积，缝隙里重新窥见人间烟火——阡陌纵横，屋舍俨然。那被云海暂时掩去的大地，正以一种温厚而坚实的姿态，重新迎接着我们。每一次下降，都如同从一场宏大而虚幻的梦境中缓缓醒来，双脚即将重新踏上这厚重而真实的土地。

我热爱这无垠的蓝天，它是梦想得以舒展的画布；我更珍视这变幻的云海，它是连接大地与星辰的津渡。它们并非仅仅是旅途的风景，更是灵魂得以短暂出离尘世、获得飞翔的羽翼。在云海之上，在俯瞰与遥望之间，生命仿佛挣脱了惯常的桎梏，显露出其原本蕴藏的、近乎无限的可能与辽阔。云海是液态的天空，而我们，是那偶然乘着气流飞起的种子，每一次短暂的翱翔，都为了最终更深沉地扎入广袤的土地，抑或，更坚定地仰望永恒的星空。

云海深处，蕴藏着无数人间难以描摹的奇迹。它既是天空无字的诗行，也是大地无言的倒影，更是我们匆匆过客心中，那一片永远翻涌不息、通往无限可能的辽阔疆域。